

雒
閩
源
流
錄

雒閭源流錄卷五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衢校

明儒首崇敬軒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或請臥廬著述謝曰朱子吳文正之言尊信足矣復何言又其後楓山亦言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觀諸先生述而不作不謀同然豈其聰明學問不若人哉前不敢求加於古人後不忍滋惑於來學也且夫述作之功未嘗不均也至於白沙氏出其爲說獨不然白沙曾往從康齋留半載而歸不聞其學康齋之學乃苦心探索者

三年閉戶嘿坐者又十年而後有得豈向在康齋
所一無所聞乎豈宋元儒先之學盡在雲霧中無
能啟發我乎抑敬軒臥廬諸君子之言舉不足信
乎分明別鑿戶牖名儒實禪其言曰靜中養出端
倪蓋致虛守寂與周子之言主靜立人極異其徒
之言曰隨處體認天理蓋指心爲理與程子之言
天理二字異不然亦稱述周程足矣奚爲是矜張
之云乎當是時有明一代道化風馳人材林立又
陽極陰生之會也在白沙已有糟粕經籍蔑棄典
章之意顧猶初開蟻穴未決鯨波旣而陽明氏作

白沙生宣德戊申陽明生成化壬辰王後陳生四十年沸之揚之輒敢肆詆

宋廬目程朱爲異端抑且輕量孔門祗曾有爲支庶而悍然躬任孔孟嫡宗其生平文章氣節事功固有可聳動一世者愚俗貴耳賤目賢智厭常喜新於是靡然從之殊不知其所謂良知依毘圓覺揆諸孟子之言良知良能似是實非也且其爲說彌變彌巧旣已主子靜而奴元晦又顛倒早晚著朱子晚年定論以逞其陽朱陰陸之私旣已右明道而左伊川又創稱堯舜猶萬鎰文孔猶九千鎰欲暗翻賢于堯舜之案雖欲不謂之橫議不可得

也學者不幸當此猶能守正安常始終不惑固繇
淳樸未散亦賴王澤未亡而於此有人焉出而距
詖放淫以立砥柱于中流以自爲功於天壤則孔
孟程朱實式靈之愚嘗歷按其人有與白沙爲友
者有與陽明爲友者有後先起于陳王間而與其
徒爲友者無論絕附和雷同之弊而吾聞盡心直
告不聞面從退言也聞始岐終一不聞倏彼忽此
也今其問答緒論具在從而譜之觀我之所以攻
卽彼之守有堅皆瑕矣觀我之所以決卽彼之波
去逆從順矣是誠兩家對治之藥而吾黨今日得

藉以爲照夜燭指迷車者嗚呼豈非天之未喪斯文以有斯人也哉

胡居仁

敬齋先生

余祐

夏尙朴

陳選

張元禎

姚文灝

張銳

羅僑

謝鐸

羅倫

劉彬

何屋

史英

吾皞

王啟

周瑛

丁璣

周孟中

鄒智

鍾璣附

陳騏

宋端儀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得鄰家所遺物卽還之鄰人驚異七歲從學家塾言動類成人

塾師畏之年十七八從安仁于同知學舉業既而聞吳聘君講學崇仁遂棄舉業而學焉卜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無知者專用心於內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力窮晝夜志不稍弛歷久有入於是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嘿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家居日以悅親爲事父病醫禱備至兄疾亦躬調藥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每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小悉遵古

禮時喪禮久廢獨先生毅然行之識者知其爲特立獨行之士而不知者咸非笑之然縉紳間知有先生實由茲始時年蓋三十餘矣嗣是處家庭若朝典對妻子如嚴賓應接士友淡衣草屨終日儼然至一器一物亦區處精密沒齒不相沿亂家世業農衣食稍有餘則推以與人不償亦不較厥後家益窘雖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則應之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雖蹈矩履規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議論臺臺四方士樂從之游生徒旣衆乃築書屋以居之語學則曰惟爲己則所從不謬語治則曰惟王道則能使萬物各得其所

至其用功大指原本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未嘗盡阿
所好嘗語學者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
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於矜不知堯舜之道
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高遠
者非也故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
傳於佛老之說尤搜剔根蠹而深闢之鄉有彭姓者以
非辜坐論死則不避嫌而白於當道竟得脫其罪里東
原坂田高病旱區畫水利十條達於憲副夏公寅命有
司行之以利民間與一二弟子適閩歷浙入金陵汎彭
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啟益頻年與上饒婁一齋

永豐羅一峰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于弋陽之壺峯
餘干之應天寺南康太守何濬隆禮幣請主白鹿洞書
院教其後提學僉事李齡提學副使鍾城繼之又其後
弋陽進士姚文灝請入桐源書院爲師表寓饒城淮王
請講大易併爲作願僊說待以賓師之禮索其詩文壽
梓辭曰尙需少進鄰封進賢安仁貴溪縣尹聞其賢餽
幣或受或卻皆處以義餘干尹請講明鄉飲古禮悚聽
而行之所著居業錄敬齋集大率躬行之言也別著易
春秋說未脫稿其論敬曰聖賢工夫莫切於敬敬有惕
然自畏慎意思敬有肅然自整肅意思敬有卓然精明

意思敬有湛然純一意思故聖學此之爲本萬事萬化
具由此出又曰古今聖賢言敬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
翼曰戒慎恐懼曰戰兢曰齊莊言雖人殊其實一也臨
淡履薄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可謂形容至淡
切矣程子言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門言主一無適是敬
之存主謝氏常惺惺法是敬之精明尹氏收斂身心不
容一物則敬之純一也敬齋箴備矣毫釐有差則入於
禪定故朱子有三綱九論法斲之戒其論窮理曰讀書得
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淡行事得之最實
又曰理義強窮探便有滯碍惟涵泳體驗默識而心通

之其論治體曰論治須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
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
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上德設立政條分任
有司察訪民隱以施勸懲黜陟者監司之體也愛百姓
施惠澤明教化慎刑政均賦役理冤訟者有司之體也
識體此識治矣又曰處天下須識其體要如君擇諸司
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如太
極兩儀四象八卦實理自然非可安排得也嘗謂陳白
沙倡勿忘勿助之學爲亂苗之莠而莊定山豪放之士
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欲求本實以貞體驗如此

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學者尊爲敬齋先生萬曆己酉追謚文敬從祀孔廟 先生嘗言陳公甫

說不繇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則四書六經不足以載道矣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公甫言纔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公甫亦窺見得些道理本原用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蓋敬齋與白沙同師事康齋而所學迥異故歷數其失如此

門人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游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

機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淡矣居業錄者先生道

明德立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於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行經傳指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漢辨詳聞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煩而不殺焉

余祐字子積江西鄱陽人自幼穎異始入小學卽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于胡敬齋先生潛心踐履徒步往師之敬齋一見謂其器可以遠到以女妻焉成化丙午領鄉薦弘治己未成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轉員外正德戊辰勳臣有爭襲者子積署其案忤奄瑾意落職瑾誅薦起知福州府愛人卹獄事先大體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直又以二百金強府令爲市

改機若干子積入其金於庫泣慰市民而遣之將以
狀上于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之會天旱衆請禱
雨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則使之
獨禱子積齋戒出郊雨隨應鎮守大慚愈忌之遣人
構于廠衛必欲去之媒孽竟無所得會遷山東按察
副使乃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徐州兵備有南
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
以告子積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南
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世宗登極詔復副
使遷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爭可否平反冤獄按黜

巨賊以數十計當其據理以爭詞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章云心慕乎古氣失之偏子積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按察使四轉至吏部右侍郎報至而病卒年六十四贈吏部尚書子積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數齋先生而推其本原以爲出於程朱之書故於程朱尤究心焉嘗曰程朱教人倦倦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曲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爲朱子晚年定論者乃

撫朱子初年之說以折之謂其入門功夫非晚年乃
定又輯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爲經世大訓其論及美
章詞翰者爲游藝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近
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學者稱訥齋先生

夏尙朴字敦夫江西永豐人初就試鄉先生以詩戲
之輒應聲曰青雲萬里應非遠更有人間第一層及
聞胡敬齋先生講學餘干往從之篤慎躬行毅然以
性學爲己任歷官太僕少卿逆瑾橫甚遂退居嘗與
王伯安守仁交友各商所學王有詩云悠然舍瑟春
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敦夫答之曰孔門沂水春風

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其後郡人夏言秉政敦夫數以
詩招隱其詩有云寵利絲來是禍梯功成身退便爲
宜萊公不識乖崖意一值澶淵禍便隨貴溪不能聽
卒及于難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父員韜嘗巡按福建辨活沙
寇之脅從者數萬人官終右布政使士賢自少沉靜端
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璘游早有文名日誦習一室
中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安若固然比長遂篤志
聖賢之學潛修默識不求人知思以克己求仁爲要因
自號克庵讀書不資于文詞遇格言卽手錄於冊爲力

行之助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捺履恪然一歸於誠
天順庚辰會試舉第一超拜山西道御史一疏劾學士
倪謙錢溥倖進而寢其命再疏劾尚書馬昂諸大臣不
職而移其權舉朝凜然憲宗嗣位疏言君子小人進退
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會修撰羅倫論時宰奪
情謫官乃抗章留之不報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
罰立威官吏相戒不敢犯咸頌爲真御史督學南畿學
者競爲浮華之文欲矯而變之先頒冠昏喪祭射儀令
生徒歲時肄習徧歷郡邑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
教徐行諦視周旋罄折絃誦俎豆雍雍翼翼也比入夜

齋館燈燭如白晝呬唔之聲錚然時以二燈前導省勤之或引同飲饌如家人焉謂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入手注口宜論學者循此以達於四書五經諸生翕然孚化轉河南副使仍督學會倖奄汪直被命巡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爭匍匐趨拜士賢俟其至獨自公署中道入長揖不跪直問曰何官應曰提學直大怒曰卽提學寧大於都御史耶士賢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寧死不可屈節直見其詞氣嚴正而諸生且集署外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旣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矣士賢除步出密疏直專擅罪迨直

歸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陳選對上出疏示之益敷德屏威推明正學兩地士風皆爲之變擢廣東左布政使猶眷眷舊徒刻宋史道學傳以貽之

白沙序謂誦言而忘味六經一

糟粕況采諸儒行事之迹與其論著之言白沙當日持說堅而肆口易若此

比蒞廣除徭役

罷和買備賑濟皆務爲惠養計數辨冤獄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逼娶寡婦爲奪還之提督市舶中官韋泰者倚進貢爲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裁減之又發海商詭稱蘇門答剌國之僞時撒馬罕使貢獅子欲更市滿刺加士賢言此西域賈人爲圖利使墮其術必貽安南諸邦之笑國體所關甚非細故韋泰旣請減役之怨又素

利進貢及是屢爲阻抑怨益深乃誣奏稱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就逮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號訴于詔使在道病作行至南昌卒于石亭寺年五十八初泰之構獄也賄士賢所黜吏張聚使誣證之聚死不肯從至是反爲上言訟冤奏入不報天下相與悼惜之平生言若不出口見所當爲則勇於行之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旣歷貴顯燕會惟服先人舊袍帶客至瓦盆蔬食相對無慚色自河南聞喪還行李蕭然車一輛而已泊之官粵東騎驢出都門其清約有寒士所不及

者俸餘則以置祭田贍貧族嘗曰居此官必盡此職行
此事必盡此心所注小學孝經冠祭禮儀等書傳于世
學者稱克庵先生或稱丹崖先生正德中贈光祿寺卿
謚忠愍金黃亨著台學源流以郭橢方彥儒陳選合爲一卷論曰右三先生當儒道衰蝕之餘而能上
釋程朱之緒以扶名教振邦人使復知有周公仲尼
之道厥功不既偉歟暢軒紹述需時介潔成性遜志
卓識大觀死生不貳克庵秉禮自嚴趨義如渴設在
孔門暢軒其商之守乎遜志其賜之達乎克庵其錄
之果乎吾聞暢軒端用靜中工夫則未知其所謂靜
中有物所謂靜觀未發氣象者何如也此儒釋毫釐
之地也吾聞遜志過魯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願學
則未知其所謂尋顏子樂處所謂夫子與點之意者
何如也此適道之要津也吾聞克庵學以求仁爲要
而錄格言以助力行則未知其所謂識得仁體實有
諸已而求經義以栽培者何如也此吾儒內外之所
以合也善學者反諸其身默識而自得焉可以登程

朱之堂窺周公
仲尼之奧矣

張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生而穎異五歲出語驚人
寧獻王召見命爲韵語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甚器之
書元徵二字貽之因以名稍長補諸生都御史韓雍奇
其文謂有長江千里之勢爲易今名字曰廷祥謂當爲
國家祥瑞也天順己卯舉鄉試庚辰成進士改庶吉士
詞臣教養讀中秘書外惟習韓柳歐蘇文廷祥獨有見
於儒者之學不在乎記誦詞章乃日取近思錄及周程
張朱全書潛心默諷教者或笑其用心之左弗顧也久
之授編修會憲廟卽位上疏請行三年喪又陳治道大

本大原四事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不報以
病告歸家居二十餘年益研求正學作易詩春秋要語
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要多未脫
稿弘治戊申召同修憲廟實錄進春坊左贊善上疏勸
行王道反覆幾萬言辛亥實錄成遷南京翰林院侍講
學士癸丑乞歸養母戊午召修大明會典爲副總裁遷
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皇雅意向廷祥廷祥身矮
特設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
召修歷代通鑑纂要克總裁官改太常寺卿兼翰林學
士仍侍經筵日講併侍東宮講讀甲子命掌詹事府事

乙丑人內閣掌誥勅上疏略曰帝王所以隆治化同天
地者其說散見於五經四書求其直指根原提挈要領
使一覽卽知其槩莫如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程子定
性書朱子敬齋箴尤爲切要皇上萬幾之暇焚香默坐
靜養天和則主靜主敬之學亦既有本而得其要矣日
講之時復令內閣將此諸書命臣等進講紬釋熟復優
游厭飫庶於聖學少裨萬一東宮則當勸講小學孝經
詩經上嘉納之亟索太極圖以觀大喜曰天生斯人以
開朕也將大用之會上不豫竟不果正德初遷吏部左
侍郎兼學士爲實錄副總裁屢上疏乞致仕優詔弗許

丙寅十二月卒于官年七十廷祥少侍父疾籲天請代
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殮恨之終身仕
籍四十有七年在朝不滿九載勤學好問力探經傳贖
隱所交陳士賢胡叔心陳公甫羅葵正陳剩夫妻克貞
諸公皆以道學稱于時其間不能無異同之見獨崖然
中立不樹門戶而多所獨得好面折人過議論揚揚剛
直不屈前後林居日久士大夫日望其起然譽之者多
而尼之者復淡以故事卒齟齬不克行其所學費宏所
謂磨礱渾璞益見光瑩也學者稱爲東白先生

姚文灝字秀夫江西弋陽人少讀書恒達旦及娶獨

行親迎禮流俗咻之不顧父喪極哀毀內翰張東白
謂人曰是子可以語道矣勵志問學能忘其貧比成
進士授刑部主事迎母就養京邸母沒乃扶喪歸塋
廬墓終制先在刑部纔三月坐累當調外或謂任淺
當自白秀夫曰職旣在是卽一日亦預有責敢獨免
乎言者愧服至是補常州通判水政先諸郡召入爲
工曹陳水利六事曰設導河夫曰發濟農粟曰給修
閘錢曰開議水局曰重農官選曰專農官任朝議行
其四事又繪水道圖集水利書及自著事宜一編皆
行於時及歸大巖下益事著述已復有督學之擢慨

然以作人爲己任其立教條大要本聖賢之學而參以時制痛革浮靡考較極公自謂毀譽不入請託不行賄賂不通聞者以爲信然性方嚴純正在官無二志在家無嬉容友諸弟兼有恩義臨事剛毅推其志雖死生在前弗恤也諸書皆有辯論或欲更訂大學

章句秀夫謂宜守程朱定本

愚按古本大學卽朱子所云舊本頗有錯簡者

也業經程子考定而朱子因之依經次序各得其所以矣後人不察程朱費幾許苦心必欲復古本以廢宋儒遂以知本知至二語連綴經末而首提誠意以該一書之要無論紊入條混經傳不可爲訓而繫洪興烈文二詩于誠意之後於義安乎或又不得已而穿鑿其同有欲改二詩爲經文者是蛇足非體裁也有欲移如止二節合聽訟爲一章以釋本末者是未復古本先裂聖經也翻案紛紛幾

千家各有大學一本推其意不過謂格致無傳爲補傳者非原無經傳分章句者非爲臆說以掩之云爾然大學一書本古者太學所以教人之法豈若是其紊序陷空迷誤後生也哉今姚秀夫氏獨毅然謂宜守程朱定本則於所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者已確然無疑不惟足以救正姚江而其識其力在谷平所云三家之上矣

張銳字抑之陝西秦州人成化初舉於鄉父敏以國子生爲江西布政司照磨從父之任受學東白張先生繇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聿興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調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叅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於

庭講學不倦鄉間薰德焉隴西學者稱爲張夫子

羅僑字維升江西吉水人初爲邑諸生有文聲是時諸生拘制義咸有門戶牽綴試日窮年不得休息而南昌東白張公以道術鳴維升往從之居半載盡得其說以歸自是授生徒輒以收放心爲言弘治乙卯舉鄉試己未成進士癸亥授新會知縣正德己巳召補大理評事會逆瑾擅王命用淫刑四歲早上封事首言陛下日昃不朝戲狎羣小殆非所以承大業次言文法太濫誅求太急盜賊公行流移載道而宰執諫官噤不爲語及論劉人夏潘蕃罪謫之非奏入瑾

大怒處以極刑賴西涯相公力解得免官歸是年
秋瑾敗明年以前疏復原官病作告歸己卯宸濠反
都御史王守仁起兵吉安討之聘維升居守吉安事
平敘功臺諫交薦擢知台州府至台首延布衣張尺
置上坐訪民間疾苦尺具以所聞對繇是誕布德政
吏部奏最天下第一上賜襲衣半醴旌異之癸未二
月用巡撫延綏都御史姚鎮奏遷廣東左叅政八月
卽以故事引年致仕旣歸杜門謝客日對書史著潛
心錄以貽其子謂學須寡欲則心中無事嘗曰每見
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

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
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
自朝至夕自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卽
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
克廣之使若泉達火然大抵原本東白而足發之者
也時東廓鄒氏講學青原山中數與往來議論而洪
先居喪不廢業維升獨以爲不應古禮責以書學者
稱爲東川先生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選翰林庶吉
士授編修奉旨較勘通鑑綱目因上疏言宋神宗喜通

鑑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惟求賢講學以史冊
質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復條上西北
備邊事宜陳搜套之策及債帥積弊進侍講入預經筵
嘗發明誠之者人之道謂務虛名而不實用工夫如漢
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
德便是不誠又如梁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盧杞
不能明于治道之邪正人才之賢否是不能擇善也唐
元宗初年勵精圖治幾致太平後乃窮奢極欲溺於所
愛唐憲宗初年發憤志平僭亂後乃好神僊迎佛骨有
始無終是不能固執也時純皇帝頗有偏好故以此諷

諫反復推說皆人所難言連丁兩艱及終制引疾不起
曰初心冀祿爲親今無及矣苟仕非義也弘治元年薦
起修實錄三年遷南國子祭酒上疏請增楊時從祀而
黜吳澄復疏修教化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
差遣六事明年以師道難盡請致仕十二年以累薦卽
家拜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力辭不允鳴治先後在
國學律已率人嚴立規約兩監中故有夫皂僮役羨金
籍之於官均贍僚屬構書樓東西庀諸經史刻北雍廟
衢湫隘益市地闢其斜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
助教諸學官以省僦直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請京府

致賻給驛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不徇俗
希世也十六年預修通鑑纂要是歲請致仕特予告正
德三年瑾勒致仕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尙書謚文肅學
者稱爲方石先生鄉人方正學先生抗靖難殞身滅族
敢藏其一字者有禁鳴治不避忌諱收綴遺文爲遜志
齋集梓而行之羅一峰致書曰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
沉鬱百年而幾泯沒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
執事之功大矣所著有桃溪集續真西山讀書記伊雒
遺音伊雒淵源續錄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
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忠諫錄祭禮儀注諸書

及方石文集赤城詩集行於世

羅倫字彞正江西永豐人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斥之郡守張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命有司周之謝弗受景泰丙子領鄉薦癸未赴春闈遭火患呼曰吾生平無毫髮得罪於天今乃至此柰吾親何須臾火滅僅獲免成化丙戌登進士對策大廷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奏名第一授翰林修撰會梓試策策中引程正公人主一日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語彞正不從直聲振于時未幾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

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言彛正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正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時彛正雖見逐而天下士論益榮之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授徒日以注經爲業垂十年卒于金牛山書院中成化戊戌九月二十四日也年四十八謚文毅學者稱一峰先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不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留其飯其妻謂其

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于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
不以爲意嘗曰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者之
酣于夢所貴乎君子醉而能醒寐而能覺又曰舉業非
能壞人人自壞之耳聞者多興起方其貶而復召也李
賢新卒商輅復入閤實爲上言之適廬陵陳文亦卒士
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
官士林爭傳誦之以故終葵正之世大臣未嘗有起復
者所著周易傳中庸解禮記集註所刪訂三禮考註俱
藏于家其一峰文集今行於世

劉彬字素彬江西永豐人貌癯骨秀心術純正五歲

而孤母張撫育之聽巫語用甕匱關於祠案下謂十五出關時破甕名曰破關祈可長生素彬默用石碎之母怒乃跪啟曰壽夭在天非巫可求天感母德兒自可生母宜安心勿惑異端舉進士授潮州程鄉令痛俗薄惡撤賭場禁酒肆逐娼優出境民不復破產民有誣軍數年而蒙雪者以黃金十五兩包香茶中跪送立揮去之考績赴部而鄰邑饒平賊發城陷奔屯程鄉溪谷中官民大懼時素彬過家臥病聞之明日卽力疾陸趨四日及境四野歡呼因白行軍布政陶魯軍衆邑小乞散之鄰邑以紓民困陶擒賊五百

餘真僞未辨素彬力爭民命不可輕陶不聽且曰君
不亦當立功乎正色對曰吾爲民父母坐視子弟命
絕何謂立功乃白巡按御史雪其無辜者過半九年
考滿方伯劉大夏署曰無能事之虛名有牧民之實
惠旣去邑人塑像立祠遷雷州府同知以疾解官民
謠曰知府似爛泥通判似豆腐去了劉同知倒了雷
州府後卒于家年七十七初與羅一峰同塾及同受
春秋於鄧表年所或經年乃一歸以德業相勵鄉俗
目爲迂儒且有欲破其交者一峰詩有浪拍洞庭君
山不動之語素彬笑曰君山豈足喻吾交君山靜而

不動吾交動靜不違一峰嘗告之曰科名文詞皆淨洗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意從事聖賢之學必至於成人而後已榮華與道謬永貽身後嗤胡可以有盡之身而貽無窮之辱乎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此孔子所以聖也故素彬於出處之際亦曰吾不敢負一峰云

何屋字朝舉江西新城人幼自力於學以聖賢爲必可至與鄉人鄧康羅倫游有省歸而日夜淬于慎獨克己之功至終夜不就枕窮年不出山蓋專苦如是家故裕仲兄豪主家政而家落有勸分者拒不答兄

所責逋括所有代之償無愠色母喪苦塊晝哭不絕
言動墓祭一於禮哀毀幾不能生廬墓側者三年第
進士官戶曹出納精嚴正德間逆瑾聞其有古琴一
張諷欲得之朝舉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竟不與
出知程番有反火屏虎之兵歸授徒著書忘寢食不
厭尤邃於易多所自得後進士徒質經疑義不遽應
必從容玩諷竟日乃竭兩端以告聞者心厭而返平
生無虛言飾行嚴義利之辨毫介不取仕三十年蕭
然四壁及卒篋無遺金剩帛子孫貧不能自存

史英字廷珍山西稷山人少爲諸生恒以薛文清自

期待成化戊戌第進士初授棗強令未視篆俄報賊
騎至率兵卽日擒斬後冀州盜相繼反獄皆勦平之
於是賊不犯境其爲政首先禁抑誣訟而督課學校
周卹歲凶尤爲懇至凡上官橫科不便於民者皆拒
不聽擢御史按江南有周駙馬兄爲蘇州同知貪聲
大著卽據法首黜之他奸宄皆望風屏跡在臺中諸
條有所論列多各有所托獨謂山西無托廷珍曰吾
大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問爲誰曰托天天有仁
心不受賄賂人有敬畏天命可托衆改容謝他日臺
中糾一勢要疏成已卽鈐矣至午門前猶豫不進適

遇廷珍問何以處之艱然曰疏至公所宜進不宜退
遂進之遷河南按察副使丁外艱歸服除不復出閉
戶讀書不與人事平生不食兔肉有餽生兔者輒命
放之以其父兔屬生也每夕必焚香告天爲民祈福
壽獨未嘗通私書每曰已不容人屬知人亦不從已
以故官府多不能識其面張學士天瑞嘗以真理學
稱之操守素嚴顏其所居庵曰庸曰拙以白況所著
有就正一得諸稿其言多主居敬窮理嘉靖五年臘
月尅日考終壽七十八

吾學字景端浙江開化人通書易春秋以鄉舉入太

學與蘭溪章懋安福劉戩四明楊守止交責善輔仁
多所裨益旣而三子皆貴顯而景端獨不第就江浦
教諭迎其父就養以敦本力踐爲教學東有隙沮洳
鑿池種蓮亭其中曰求樂邀莊定山杲至日陶永焉
提學御史及諸憲使並以爲有道賓禮之久之乞終
養歸朝夕侍側諸可以娛親心者靡不力致執親喪
一於禮老猶毀頓與弟陳怡怡友愛始終無間言追
復遠祖祠田當祭掃必大合族其學耑在爲已不溺
於記誦詞章之習自江浦歸家食餘二十年郡邑子
弟及四方來學者履常滿輒書太極圖說西銘示爲

學本原及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窮理之要又謂學者曰學欲有用須養氣氣克卽天下事無不可辦者時人卽其所居稱爲文山先生

王啟字景昭浙江黃巖人弱冠登成化進士告歸婚娶授霍丘知縣有兄弟爭財訟不息者以宋人所著兄弟吟令誦之使立廳事朝夕對揖久之乃悔讓其所爭而退一邑皆感化弘治間擢御史疏言皇親張鶴齡家奴生事及守備內官董讓不法人皆偉之秩滿轉江西按察僉事修白鹿洞濂溪二書院及文丞相祠堂毀淫祠四百餘所政暇則事讀書間有所見

則隨手筆記著正蒙直解周易傳疏周禮疏義及編
古文類選大學稽古衍義等書進本司副使擬改山
東提學會以事觸庵瑾怒不果降廣西容縣令又罰
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罰米二百石待命未報遇赦
免久客梧州著邇言等書瑾敗自蓬州守歷遷江西
右布政使奏罷寧王宸濠私貞新茶新笋數事轉廣
西左布政使以征蠻督餉有功晉副都御史巡撫雲
南輯綏番漢地方以寧著撫滇翊華錄赤城會通記
尊鄉續錄義峰記王氏族譜等書甲申遷刑部右侍
郎詳慎刑辟丁亥以大獄免歸日事耕讀足跡不至

公府重修會通記及元鑑年統居八年卒學者稱東

瀛先生遺著詩文甚多論者稱其性好著述而不甚

刻意衣範食糲略無懟怨卓然有前輩風格焉思錄

曰百家罷而四子出四子出而六經尊訓詁罷而
近思錄出近思錄出而四子尊上下歷千餘歲絕
續更十餘傳所言愈演而愈約其言愈近而愈遠
矣粵自夫子刪述六經而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道寓于易詩書春秋禮樂如天之不可階而
升夫子恐人好高而反失之也故其為教博文約
禮之外性與天道罕言而論語一書不出問答思
辨之間當時曾子傳其學端用心於內其作大學
則曰格物致知猶吾夫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其作
中庸則曰擇善思誠猶吾曾子也子思傳之孟子
其作七篇則曰知言明善猶吾子思也惜乎其書
存其入亡其徒不能傳其道異端之說始熾猥以
百家之言廁于其間統紀不一學者莫知所宗矣
幸而四子之澤未泯漢董子思所以禁之首請罷

黜百家以尊孔子其後始置五經博士四千得列
講師而百家不致與六經抗衡矣然亦多訓詁之
儒而無究精微之實積久生愈釋氏因得以近似
之言亂之雖唐韓子知尊孟氏以闢佛老其作爲
文章則見道未真而由其生於訓詁之後無自而
知也至宋周子倡明道學作太極圖通書以授程
子其書始教人尋仲尼顏子樂處四子之蘊一去
矣程子受於周子作經說諸書教人窮理觀物其
書始發明顏子好學處四子之蘊又去矣張子與
程子共語道學之要作正蒙等書教人知禮成性
其書始發明中庸文字輩四子之蘊盡去矣其徒
守其書相傳既久不能無失天欲啟斯文之歸於
是朱子始出紹其道而正其書既授于釋經四書
集註矣復次輯爲此編蓋所以修宋之一經大伊
洛而宗四子明其傳之有在也旨哉編乎不由是
書不識其義則于聖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終無由
而見矣其義云何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愚嘗思
之人能收放心則必將求道將求道則必有所思
有所思則必有所通有所通則必有不通以所通
者而推未通者其相去也不亦近乎其爲知也不

亦易乎譬之炎炭其生炎也必有初炎處譬之望月其生明也必有初明處皆相因而不可相越也若無所通卽強欲通有所通不能類通皆蔽也彼釋致知者曰推極答近思者曰類推其義何居乎建安葉氏曾公集解國朝文明之久雖列學官然窮鄉晚出猶罕敢自守官以來始得此書讀之每目擊心融處輒手疏各條下庶幾銖累寸積幸異日無事卒業是書頻年專志迄無所成且是書以思爲名蓋欲人默識心通而得之也故亦不敢爲姑書以俟來者愚按此序知東瀛識正而力勤矣

周瑛字梁石福建莆田人少時與廣寧賀克恭新會陳公甫爲論學之交且期終隱嘗贈克恭詩云黃門仙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其後宦京師公甫次韵戲之中成化己丑進士授廣德州知州轉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遷撫州府知

府調鎮遠府歷四川右布政使致仕年五十七自敘履歷以授諸子曰我他日卽棄子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謀葬我壺山之巔以此納諸幽足矣其畧曰期年過四十姑仕庶幾觀斯道大全而求見夫子所謂一者及領鄉薦遂汨沒仕途而初志始爲奪云又言居官行已頗知畏天命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惟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恒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初在廣德念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辨又念民不知葬祭法及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在南京與人講邵氏蔡氏學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又苦字學無師

承乃博采諸說爲字書管鑰其他詩文有水雲稿金臺稿金陵稿桐川稿臨川稿共若干卷藏于家初號蒙中子又號翠渠後因以名其集時白沙首倡習靜之說一時學者樂其說之新奇而梁石獨非之有嘉魚舉人李承箕學於白沙得其說歸遂居大崖山以老謂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纏束網縛欲撒去之梁石亦與李氏游爲題其義學曰白沙予友也二十年前日相往反瑛見其神清氣完心地定疊往往以其靜觀天下之動竊以爲古閉關人也今世卿從白沙游不知其說

果出白沙否果出白沙則吾當盡已之說不當祖述其說而申告之也瑛聞人心無外以爲有外者非也聖人靜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繇體及用一以貫之其餘爲學皆繇博以返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一本旣得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知皆繇此出然後可以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卽物

以窮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者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自渾然而羽毛觜爪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已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

者有所搖奪故所執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見本源則
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于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
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
畢體用之學吾見其難矣此文見集中蓋梁石之學以
居敬窮理爲要以知天命爲歸先以敬收斂此心然後
博物以窮理而反約以治博造詣爲至當故與白沙稱
素交而持論不爲苟同如此

丁璣字玉夫南直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
授與南海陳獻章友善學者稱易洞先生玉夫幼服
庭訓巍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成化末以

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君心諸如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宜斥遠語涉萬貴妃疏入憲皇怒以他事逮繫命繫齒落而挺然不爲動謫普安州判官普安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獨從一僕怡然長行弘治初入賀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王夫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大本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言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韙其言欲引爲

吏部爲忌者所撓不果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誣鄰
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污鬻其妻女竟按如律同官
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
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服闋倪文毅公岳
掌銓卽家起儀制郎中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
清遠峽山水暴發衝急舟欲覆卽闔牕與妻子俱沒
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玉夫充養淡粹居圓
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
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竦有百煉不磨之剛嘗以
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昏喪葬一取衷之

其教人先命之正容端坐澄定良久使踈釋慮消方
與開講其爲政務先教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民有去
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
憂國一出天性蓋其爲學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
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故其所造若此竟死于溺命矣
夫所著有補齋集八卷大學疑義一卷洪範正誤一
卷四禮儀注四卷行于世其中庸語孟說未脫稿大
學士靳貴少從受學尊事之終身其他門人唐侃俞
燦輩多以學行顯

周孟中字時可江西廬陵人成化乙酉領鄉薦江西

學使李公齡興教白鹿洞書院聘以爲師取程端蒙
董銖所爲學則併朱子洞學舊規嚴率諸生皆翕然
知所向方來學甚衆尋與南康守不合遂罷歸己丑
登進士授南京吏部文選主事戊戌轉僉事提學福
建端士習培士氣一以攷於白鹿者施之品藻進退
付之至公不爲權勢所撓於宋諸儒祠墓徧加修葺
甲辰改貴州僉事丁未遷廣西提學副使作興有道
士咸嚮學弘治初歷轉至廣東左布政裁抑海舶中
官使不得爲商民厲民間昏嫁後期喪葬不舉皆有
禁俗爲之變致仕抵家越四月病卒年六十六其學

本於主敬窮理以朱子晚年謂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故號畏齋以天性過剛恐褊急害道取西門豹佩韋之意別號韋庵性至孝太安人晚病風痺寢興湯藥躬視弗懈俸祿所入舉以建先祠置祭田周宗戚平生砥礪名節爲詩文必有關係發明不苟下筆有畏齋稿藏于家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年十二能文章讀經史一日不忘嘗居龍泉庵聚樹葉夜焚之以照讀書成化丙午纔十五舉解元郡人聚觀汝愚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

郡人何用太相驚時有鄰省元年名相若者汝愚初
意其爲同志特訪之坐未定其人遽問四川解首坊
金比他舉子多幾倍卽拂衣起赴會試過三原謁尙
書王公恕曰智此行取甲第非所急所急者扶陽抑
陰此疏不可不上也王公微哂而罷丁未成進士選
庶常孝皇御極御史湯鼎當侍班糾儀汝愚造其私
第告曰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
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繇間隔不通也公以
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故事此太平機
會也冢宰王恕徵至京又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

獲見君事多壅蔽願公弗受職先請見君政之可否
歷陳於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王公
善其言弗能用汝愚甚惜之是歲冬星變應詔抗疏
極論扶陽抑陰之理請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
王恕彭韶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
宦官陰主之疏人不報聞者爲之懼汝愚意坦然由
是名愈重然性孤介寡交與爲人所忌弘治三年言
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鼎妄議朝政株連下錦衣獄
身親三木神色自若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鼎等往來
會聚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

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
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
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辭疾不判案內
閣徐溥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
免謫廣東石城所吏目在獄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
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
宸辭朝詩云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
願聖朝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遂毅然就道衣結
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餽遺堅卻不受過閩蔡介夫清
贈詩曰此行如遊學十年觀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

方遜志蓋勉之淡也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
奉總督檄董修醴書因寓廣城交陳獻章處困若亨
進修不怠居四年暴病卒年二十六卒之日囊無百
緡方伯劉大夏同年順德令吳廷舉致賻歸其喪所
著有立齋遺稿行于世方居石城有順德人鍾曉師
事之後歷御史知府卒有立以風節稱

陳騏字夢祥廣東南海人少喜技藝工畫能醫有司
使視重囚入獄中穢不能忍耻之乃學舉子業爲邑
庠生時年二十七矣三十一舉於鄉連登進士拜大
理寺評事晉左寺副修撰羅倫以剛直許之遷江西

僉事發奸摘伏有能名分巡嶺北民病瘴以藥活之者至八百餘人勘虛糧明經界均徭役民不敢欺巡九江以南火燬學宮文昌祠凡清出虛糧十八萬三千餘石儲贖罪穀備賑濟至二十一萬六千石有奇以各道罰罪銀市材倩工修理學宮祭品及正聖賢像服之不如制者七十八所毀淫祠九十七區晉雲南副使時鎮守太監錢能家人不法每爲夢祥所扣能中傷之訐奏落職家居年八十餘卒嘗謂白沙之學之雜禪也著論正之學者稱益庵先生

宋端儀字孔時福建莆田人幼嘗侍父助教公較文

江右時御史天台陳選監場屋因私試以文湊器之
父爲安州學正每令預堂試諸生皆歎服以爲弗如
也舉成化甲午鄉試第七人辛丑會試第六人拜禮
部主事歷主客員外郎凡四裔朝貢之使以方物贊
見一毫不苟取其或有所求請必條舉典故辨析開
諭使心服而去久之遷廣東提學僉事旣至嚴立教
法方勵精有爲遇病卒自其少時已有志泛濫羣籍
尙友古人凡鄉之先輩皆考究而知其邪正賢否郡
守青田潘琴以郡學所祀鄉賢多弗稱典禮乃發策
詢於諸生惟孔時所對策考論精審潘大加歎賞其

在禮部署清務簡尤留意程朱正學嘗考正宋史道
學傳進程氏門人呂大臨謂其淺潛縝密當不在劉
李尹謝游楊之下又以程氏師友淵源朱子已有錄
以示後學而朱子門人亦多哲士尙未有表著之者
因集黃勉齋以下及私淑有得如真文忠諸公凡若
千人爲考亭淵源錄又嘗修祠部典故廣東通志略
宋行朝錄皆未脫稿其修道南三先生遺書朱子事
類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舊事偶錄立齋閒錄立
齋稿高科考宋氏族譜等書藏于家

雒陽源流錄卷五

終

雒閭源流錄卷六

無錫張夏纂

門人婺源黃

昌衡校

章

懋

楓山先生

程

昌

黃

傅

應

璋

董遵

陸

震

凌

瀚

章

拯

黃仲昭

張

吉

李

汰

邵

珪

王雲鳳

蔡

清

霽先生

陳

琛

林啓林希元附

邵

寶

二泉先生

楊廉

談

縉

張

綬

陳

鳳梧

邵清

劉

玉

楊

文

章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天順壬午中浙江鄉試易魁
成化丙戌會元列二甲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甫閱月

會元宵舉放燈火內閣分題命館局賦詩先生草疏與同官莊杲黃仲昭連章諫止忤旨同杖闕下謫外先生得臨武知縣時稱三君子先是羅倫論南陽謫官又稱翰林四諫云未行給事中毛弘等申救改南京大理寺評事遷福建按察司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已任勘獄牒別吏蠹陪官邪滌民瘼招通番貨以便商聽民採礦以絕盜認納海田虛稅計擒秦寧尤沙諸盜善政卓然考績赴部乞解官吏部尚書尹旻勉畱之曰不能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答曰古人正色立朝某則罷軟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則貪酷年雖未艾鬚髮早

白可謂老疾堅請得歸時年四十一人以爲難旣歸固窮守道奉親外閉門讀書體認實學而言必根志志必先用用必副功提挈綱要所得益深家貧力耕以自給不入城府士風爲之一變四方弟子執業者雲從名卿隱士接軫於門乃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詎當附益哉林居二十餘年公卿屢薦弘治辛酉召爲南京國子祭酒母喪力辭詔增設司業以編修羅欽順爲之聽終制赴官癸亥服闋再辭弗允始就列首厲教化明道術肅儀軌六館之士翕然向風姑蘇尤樾

母病不得歸省先生許之或謂無例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再上修學政陳弊政二疏正德改元陳言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疏八上乞歸未幾劉瑾擅權公卿多遭斥辱人皆服其先見久之起南京太常寺卿再遷南京禮部侍郎俱辭用科道會疏以舊學者德詔賜存問世廟初特晉南京禮部尚書仍致仕辛巳冬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學者稱楓山先生先生自少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于書無所不讀身體力行涵養深至居常龐朴和厚不爲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

確乎不易且寡嗜好謹出處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
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當家
居日命諸子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耰跪迎在南監
時其子自家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而請罪先生笑曰
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又何罪焉嘗言人形天地之
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氣理同其廣大天地之用
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
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
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致狂妄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
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

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舜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拔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襍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

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其持論篤實大指若此所著有楓

山語錄聞然子集行於世後人以其書續呂東萊及王

何金許之後稱金華六先生

楊廉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敘華就實

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于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鰲湖不立異同之伯恭公之謂矣愚按楓山問白沙曰人來就學者如何開發之白沙曰今人陷溺于名利汙濁之中先令他看浴沂章以洗其心胸楓山曰今日也浴沂明日也浴沂合殺怕流入老莊去白沙曰使擺脫得開方好向進此亦雖一時之弊也又按羅整菴曰章楓山嘗為予言白沙為學本末固以禪家日之然則楓山蓋和而不同也而紫淵不立異同豈其然乎

程昌字時言南直祁門人甫冠領弘治間鄉薦謁章

楓山先生於南都受學而歸登進士授蘄水令時逆
瑾有事湖湘官較駱繹徵索時言不爲休以最擢御
史陳十事上嘉之駕將南巡率同官伏闕二日諫止
巡按福建會南靖羣醜倡獮率兵討平之詔慰勞晉
一級繼巡廣東殄滅新會新寧劇賊賜白金彩幣在
臺九年風裁獨持如一日嘉靖元年與郊壇監禮及
侍經筵尋議大禮援引經典反覆數千言出爲湖廣
四川按察使謝政歸閒居二十年餘惟闔戶著書未
嘗一刺候公門歷官雖久不置妾媵不蓄財貨卒祀
鄉賢祠著有和溪文集發蒙近語大學古本註什宗

譜家規等書

黃傳字夢弼浙江蘭谿人生而穎異讀書過目輒成
誦長從楓山先生游遂潛心理義之學以名節自礪
登弘治庚戌進士授江陰令江陰稱難治夢弼初至
兩月示以恫愿一日升公堂盡發吏弊于是興學勸
禮威強梗惠良善毀淫祠釐祀典精敏稱神明奉詔
當行民奏畱之三年擢御史朝貴聞其風裁相戒斂
避不久以病歸病劇無殮貲其家人尤之夢弼徐吟
曰病餐藜藿神尤旺臥死溪山鬼亦清著有白露集
及
卷縣志

應璋字德夫浙江永康人宋少師孟明九世孫嘗學於楓山先生一見語以黃勉齋所云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德夫佩服不懈先生稱其純篤焉以貢授徽學訓導補長樂再遷羅源教諭正己率人士皆樂從其教致仕歸年九十終學者稱爲東白先生所著有四書索微尚書要畧等書

董遵字道卿浙江蘭谿人受學楓山先生之門潛心理學專志力行學使江右東洲胡公禮爲浙東奇士貢入禮部試居首選授南昌府學訓導值蔡虛齋邵二泉兩先生相繼視江右學徵主白鹿洞書院轉溧

陽教諭遷江浦知縣立積散法爲備荒計在任一年
百廢具舉因疏乞近地便養忤當道意調知廣東感恩
縣懇請得終養歸居家風雨不蔽擔石寡儲而事
親曲盡孝道所著有金華淵源錄及文集若干卷從
子鵬以孝養聞三喪九年不御酒肉不入內寢雖衰
經已除而哀慕不替爰以貢格異等拜思南府推官
冰蘖之操六年如一日人以一門二孝廉稱之

陸震字汝亨浙江蘭溪人從楓山先生學慷慨有大
志以名節自砥礪舉正德戊辰進士授泰和令威德
並著民立生祠召爲兵部主事轉員外郎時江彬怙

權伺釁車駕多游幸汝亨抗陳仁義之疏幾獲重譴
以大臣申救得免已卯春彬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
洶洶懼變莫測汝亨曰事急矣旣不能去又不能言
吾何以祿爲遂與同官黃輦疏陳六事請斬江彬以
謝天下彬銜之矯詔下錦衣獄逮繫月餘拳桎跪於
廷五日三訊三杖而死時霾霧四塞晝晦如夜水溢
南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而駕亦不果出初汝
亨在獄時瘡病方劇慷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香
之句又與黃公講易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其從容
就義如此嘉靖初詔贈太常寺少卿遣使諭祭廕其

子有司爲立專祠祀之

凌瀚字德容浙江蘭谿人性端方沉毅弱冠卽負大志不規規於科舉學早游章門得其標的言行必期信果步趨必繇規矩閒居正襟坐雖盛暑不去巾襪對朋友自朝至夕無惰容尤嚴義利之辨嘉靖乙酉以易魁兩浙益肆力學問凡天文地理名物象數以至禮樂兵刑漕運水利之類靡不究心四方從游者日衆各因其材造之旣謁選授泰寧教諭日與諸生講明理學立爲條約以正其趨貧不自給者則分俸資之九年如一日士習丕變在任兩應聘典山東廣

西試遷周府紀善堅不欲出從游者強之就道至則剛直自持輔王以禮其所上崇德講學等啓詞嚴義正王甚敬焉以疾卒於官著有羣書類攷太平策略邵武泰寧等志金華正祠錄諸書

章拯字以道浙江蘭谿人少時從伯父文懿公受易輒能潛思究繹至夜分不寢履繩蹈矩非禮勿行登弘治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以決囚不覆于奄瑾坐復命遲慢下錦衣獄數日謫判梧州瑾敗擢南京吏部稽勲主事歷官至工部尚書所至皆著聲績其爲河道都御史適當河變二三喜事之臣欲開

新河獨抗言河性靡常悍猛難制豐沛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濬宜卽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漕沛自無淤塞之患不過費十萬緡自可成功焉可輕費朝廷之錢糧絕閭閻之地脉變丘陵以爲下舍川澤以爲高哉朝議不協以盛公應期代之竟不底績及潘公省曾用其議而工始集尋以少司空督造顯陵廷議計費六十二萬有奇以道殫心研慮僅用銀二十六萬而大工煥然告成上賜白金文綺明倫大典以旌之已亥秋聖駕南巡登純德山徘徊稱善且深惜其去

位初內閣桂萼延六卿議行海運以道言其不便萼遂止庚寅夏言建議分郊復以勞民傷財極諫上意不懌會以請建仁壽宮事忤旨用事者乃令冠帶閒住以道雖去而時論益重之其學得自家庭兼通天文地理醫卜百氏之術家居二十年而憂國之心彌篤每占天文先事多驗徹夕不樂卒年七十謚恭惠學者稱樸菴先生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年十五六卽專意古學凡先聖先賢一言一行無不究極淵微必實踐而力行之於周程張朱之書及韓柳歐蘇諸家下至

農圃醫卜之學無不徧覽其爲詞則端宗朱子焉天
順己卯福建鄉試第六人成化丙戌二甲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丁亥授編修甫三月有旨命翰林賦烟
火等詩預爲元宵賞玩之具仍出舊格令擬述進呈
詞多不經無異俳優因與同官編修章懋簡討莊梟
各上疏極言不可用事者大怒取旨逮至午門命衛
士各撻二十斤補外得湘潭縣知縣刑科給事中毛
弘御史陳壯等上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
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
心以息物議特旨改南京大理寺右評事仲昭到任

悉卻舊例隸卒所入月錢其讞獄務以抑豪強伸冤抑爲主凡刑部具獄失重輕者必駁正之乙未連丁內外艱四年不離苦塊食惟蔬果酒不入辱已亥終喪以二親皆逝無爲祿仕遂引疾丐休家居十年弘治改元以御史姜洪薦有詔起用擢江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較至則嚴教條以身倡率之宦家子弟未嘗假借凡經識拔皆一時名士乙卯疏乞致仕丙辰再疏始得請家居惟以著述爲事撫按藩臬及郡守嘗請修志如八閩通志延平郡志邵武郡志皆出其手筆正德戊辰十一月朔卒于家年七十四自號未

軒復號退崑居士

張吉字克修江西餘干人生有美質四五歲間親命卽不敢違訓之故事輒記不怠比長耻同流俗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意謂士當兼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遂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益自奮勵以窮理致知爲務體之於身驗之於心在庠序爲異已所嫉惟教諭鄭重光爲之延譽提學止軒夏公嘗舉以勵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進士明年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時左道李孜省

致位禮部侍郎妖僧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
聲詔求直言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顯
劾二人之罪其黨摺撫過失無所得踰月諷吏部尹旻
貶雲南景東府通判時追逮甚急故舊無有送者所攜
惟小奚敝書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民鄙戾土官陶
氏世握郡章一仍其俗克修至下令率先以孝弟忠信
禮義廉耻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
法者亦必薄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見克修空囊且無
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餽一無所受已而
遣子榮來學榮聞教卽能善事其父遇母忌日或強以酒

肉卽走避之士民繇是信服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
手錄諸經葺齋舍討論其中取聖賢教人修己之要慎
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爲四箴以自勵讀呂榮公家傳作
佛學論以正末俗孝廟御極覃恩轉肇慶府同知其地
頻年苦潦爲相度築隄長亘三縣經營勞瘁歷三載而
後成復爲竇以殺衝決之勢民德之以姓姓竇以號號
隄弘治辛亥都御史秦公紘爲總兵柳某所誣逮赴詔
獄克修爲疏曲直秦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冢宰王公
恕素知克修部見時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不果
癸丑轉梧州知府梧爲兩廣鎮巡開府建節之地供應

極繁民多四徙不樂土著至任百凡節損且公推鹽之
利釐不均之徭于是梧民相率復業暇日則躬課諸生
爲講說聖賢大學之道使知所誦法尤嚴於丁祭廟樂
崩壞嘗延樂師呂應禎聚諸生習之至於將事卜牲之
外微而蒞悲皆一一徧視觀者竦然生敬戊申考績入
京贊見當路惟所刻先儒學範晦菴詩略等書庚申遷
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申教令嚴武備其教士以射
則懸金爲的中者予之又以意創鴛鴦銃偏架弩倣种
世衡教射青澗及韓世忠製克敵弓之法所轄沿江山
川盤結林木蒙翳賊多伏其中因扼要害縱斧斤以奪

之時府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慄悍尤甚遂併
力於東數月間斬獲甚衆西賊聞之亦皆自戢正德改
元遷按察使明年遷山東右布政使已巳轉廣西左布
政使二月發濟南舟中讀象山語錄作陸學訂疑會召
馳驛還京將處以重任竟爲逆瑾所阻降兩浙鹽運使
量移河南叅政調廣西壬申轉湖廣按察使癸酉遷貴
州左布政使未赴以疾告家居夙服膺同邑胡敬齋先
生爰取居業錄採集之謂之要語其在嶺與陳白沙氏
相往還至於論學亦不盡合嘗謂禮之大體有四其冠
昏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禮煞用斟酌其行於家最爲

精當鄉里化之居常無可喜無可怒之事及變故之來利害之際則惟義是從無所疑憚家常飲食遇二味必撤其所御布袍雖累經澣綴弗棄也誠諸子一以節儉訓之書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至於隱年就試大爲不可以時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十三年在朝僅二載兩罹貶逐久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早歲微偏於剛中年充養弘裕病且革每旦必正衣冠坐倦則隱几假寐愛君憂國之心老而彌篤歲戊寅九月甲寅卒年六十八學者稱翼齋先生所著有古城集貞觀小斷等書行於

世

李汰字清之湖廣蘄水人天性仁厚氣質端莊居家以紫陽家禮爲節持身以金谿孝友爲先少失怙終身哀慕領成化丙午鄉薦任江西永新訓導轉浙江義烏教諭並有教績聘考福建秋闈或以黃金私謁峻卻之謁者曰此腐儒耳清之聞之謝以詩曰義利源頭頗識真黃金難換腐儒貧莫言暮夜無知者充塞乾坤有鬼神其人慚而去致仕卒著有立菴稿藏於家

邵珪字文敬南直宜興人成化己丑進士除戶部主

事才識精敏案牘之暇輒潛心理學嘗言中庸全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工夫從戒懼慎獨入內省不疚是真慎獨不愧屋漏是真戒懼工夫盡處卽天命本體無聲無臭原無加於不睹不聞以此恒自刻勵持守極嚴屢絕潛金之私謁者至貧無以爲家一歲數徙其居室人有突不黔之歎丁父艱歸益孝事母氏服闋六年不出後補嚴州守到任一月悉更弊政以勞卒於官生平豪於詩嘗賦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傳灸人口人因稱爲半江先生子天和字節夫由進士官吏垣尚廉直忤奄瑾謫官下獄瑾誅晉符承歷

憲副居鄉時偕從弟天祐會友講學遠近士歸之

王雲鳳字應韶山西和順人南京戶部尚書某之子自幼端重有執十一歲時與鄉人立妓女過之拜而不答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應韶知之後以扇還擲之地下同舍生慚買他扇償之登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值憲宗弗豫禮部循故事舉齋醮乃言于部尚書周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爲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口則可時不能用土魯番貢獅子應韶謂宜卻之尚書耿裕用其稿具奏得允歷員外郎郎中尚書倪岳因災異疏弊政用所條

四事曰懲斥邪慝禁給度牒停減齋醮議處宗室後度僧不止應韶具疏爭侃侃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及旨下度僧不多人謂其有回天之力弘治丁巳京城風霾逾旬疏陳修德弭災之道乞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辦傳奉等事孝廟遂下詔求直言復代部堂條奏二十三事時中官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應韶獨上疏請斬之以弭災變人爲危之上知其名不之罪廣怒令道士設醮呪死不驗屬旗尉數伺過失是年冬聖駕郊天看牲回詎以駕後騎馬下錦衣獄謫知陝州比至問民疾苦興除惟恐後有兄弟因變爭訟則

買甕遺之於是兄弟感愧引咎歸好凡富豪謀利病窮
民者必痛治之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拆太山廟以給學
田禮賢講學政教畢舉遷陝西提學僉事轉副使教學
者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諸經史建樓于正學書
院廣收載籍以資誦覽分設四科曰求道曰讀書曰學
文曰治事取人首名節次文辭斥貪殘獎正直禁止僧
道師巫邪術尚嚴威不姑息士始不堪而終服其公所
引進皆知名士遷山東臬使丁內艱歸冢宰張綵欲起
復上書力止之服闋擢國子祭酒以十有七條約束諸
生時逆瑾尚橫惡其一無所餽欲搆以禍竟無所得養

病歸尋改南通政未上起爲副都御史巡撫宣府疏辭
不允至宣府以便宜行事寇畏不敢輕入家素貧先遭
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山西巡按疏請周
之所居在和順之虎谷因以爲號初筮仕卽清忠效官
特立不懼居京師日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
宴獨與蔡虛齋爲同年而師事之時謂人情所難爲學
一宗程朱嘗曰一息不敬便與天地不相似故居無惰
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又嘗題楊震四知詩云若教暮夜
無金鎖方信先生待物誠呂涇野每喜讀之以爲得務
本之意所著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諸書

行於世

蔡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少從三山林毗受朱易盡得其肯綮時人爲之語曰欲易明問蔡清成化丁酉舉福建解元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甲辰始舉進士先生自幼好學急求道略仕進病假久之講學水陸僧寺學者多從之游弘治元年以母教趣赴選得禮部主事冢宰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爲吏部稽勲主事上劄記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敝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

方在告先生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謫官嶺南泊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遷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父病沒人謂孝感所致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内外有貧乏者恒賙卹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外貧者亦常衣食之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蓋仕宦之久屢空而不暇自計也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寧王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先生至力請其僚

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命籓臬官著朝服
賀先生獨去轂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籓臬官宸濠嘲
之曰公乃不能作詩先生對曰某平生於人無私蓋私
與詩音相近故謬爲詞以諷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
衛已得請矣先生快快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
詔旨之罪先生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挽留
之且欲以女妻其子竟力辭而歸會劉瑾方熾權假引
名士以收人心不數月復起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
未至而先生卒矣先生素羸弱色澄氣和外簡內辨與
人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

軌貞風使人妄消躁息爲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謂天
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而應因以虛名齋學者尊爲
虛齋先生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砭
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慚負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
貴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
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
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
朱子之意今行於世

先生作密箴皆爲已謹獨之事未嘗語親知後與楊月湖傾倒偶出

示之嘗言程先生每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
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可以養心可以養氣可以
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道實造化之機又曰善言者
自簡善應者自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又曰有道

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才德者不多言惟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又曰元城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三年乃去得一矜字故力行難木有不堅苦強忍而能成者又曰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乃爲信於人又曰勿蓄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勿使半毫術終無人不識巍巍乎司馬公之律身嚴與人忠也故能赤心質神明素行孚走卒章文懿負重望公卿交薦海內皆想望其復起先生與其所親書曰清謂先生決無意出矣向來先生一二同志此行復起者俱不得完壁而歸今聽先生一人高臥林下亦足以壯士風淑士類而爲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所守乃所以益上也況今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而第以纂修召誠亦不必竟其事矣文懿果不出刁包曰尚論諸儒必以四書爲標準四書無所得雖經史淹貫不可以言學也自金谿以迄姚江凡學其學者莫不厭薄朱註肆意妄解其于四子書穿鑿決裂甚矣大全而後惟文莊蒙引以發明朱註爲主朱註四書功臣蒙引朱註功臣

陳琛字思獻福建泉州人時虛齋蔡氏之學方顯士人鮮能習其傳而思獻生稍後自以其意爲宋儒考亭朱子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爲友足矣不敢爲之師也思獻聞乃因李稟學於虛齋焉虛齋曰吾所爲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日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爲師弟子正德丁丑會試禮闈考官尹編修得其文大驚以爲出舉業蹊徑之外大學士靳文僖反覆數四曰信然是必出陳白沙

之門不然則蔡虛齋之徒也及榜發訪之果然初授
刑部主事乞改南以便養得戶部推淮安舟稅正額
足後大開關門恣商舟來往部尚書責其弛慢答稱
數罟不入洿池若充類至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
盜乎部堂無以難旣而轉吏部考功以徽號恩得封
贈其親遂乞終養歸里一步不至城府不通達官貴
人書闢一室靜觀天地萬物之變及物理人事之顯
或迢然孤嘯或慨然太息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
間自放於詩酒山水間有莫春零沂之意後以薦徵
固辭嘉靖初卽家再拜僉憲提督貴州江西學政並

辭不赴卒于家其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正學編等書卒與虛齋相輔而行世儒治經求通于朱子者舍思獻之書若瞽者失相從禽無虞悵悵然不知所繇也學者稱紫峰先生張襄惠公嘗贊之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崇禎末蔣閣學德煥疏明儒曹端以下十人請補祀文廡列虛齋名第三紫峰名第五時有林啓字仰之精易與虛齋相次爲解首仕爲安陸學正諸生餽贈之無所受而周其貧者倣胡安定法爲教人士循軌安陸易盡宗之遷國學博士及門如趨晉南京國子監丞楊

吏部攝祭酒赴召或請他攝楊曰仰之在須他攝何
爲見信重如此其後同安有林希元字茂貞守朱學
甚固尊蔡說頗發明之著易四書存疑至今與蒙引
並行

邵寶字國賢南直無錫人幼孤力學受經于邑儒俞蒿
菴鎧年十九問學於莊定山梈定山答書有邵君一日
千里之語未幾登成化甲辰進士知許州初至州有蝗
禱于神三日而蝗去題詩曰昨日蝗蟲來今日蝗蟲去
吾爲吾民歡還愁蝗去處識者知其有憂天下之心在
許以禮讓爲治作新廟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

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所自立正穎考叔墓改曹丕廟
以祀漢愍帝祠范忠宣公于襄城裴晉公于郾城毀龍
骨杖妖巫尤急民事勸課農桑倣朱文公社倉立積散
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荒九年民幾無訟入爲戶部郎
歷遷副使提學江西以身爲教先行簡而後文藝士習
丕變修濂溪書院改建白鹿洞書院作諭來學文改建
宗儒祠祀周程二子兼耐蔡沉以下十四人疏請特祀
都昌陳澔又爲永豐羅倫建一峰書院時寧府每有宴
會賜儀皆固辭以所藏書畫索題詠亦盡卻之後宸濠
敗有司勘理書札先生獨無片楮人服其先見累遷右

副都御史總督漕運逆奄劉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
論殺之示意俾劾熊先生以平江功臣之後趨漕未久
亦無大失拒不納瑾怒勒致仕熊得減死瑾誅起巡撫
貴州遷戶部侍郎以母老乞終養先生年向六十日就
子舍問寢視膳不以力代久之用大臣言官薦擢南京
禮部尚書以母病辭世宗繼統復申前命懇辭上溫旨
褒獎令有司以禮存問其母待養終用之比終太夫人
喪卽具疏乞休是時江右門人桂萼方以議禮柄用虛
揆席需先生入顧召益勤辭益力前後疏七上得允居
三年嘉靖丁亥春初無疾一日晨起謁先聖及家廟端

坐而逝年六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先生之論學也

一化門戶惟著程子定性書說以正新學矯枉之偏未

第時嘗聚徒講學于保安寺後之東林不久址荒迨晚

退門人華雲卽其地重構東林書院屬王公守仁爲之

記厥後東林之教盈天下實自此始

按舊東林在錫城外保安寺後今東

林在錫城東隅弓河上乃龜山講學故址諸如作尚德書院于惠山祀李忠

定公綱改建五賢祠于學東祀楊龜山先生以喻工部

榜尤文簡袁李肅簡祥蔣文忠重珍配皆林居時事也

先生質既淳懿學復該洽應務之才巨細皆適特不喜

爲矯詞飾行嘗自誦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世

傳以爲格論宇內學者尊爲二泉先生所著日格子簡
端錄二書巡撫吳廷舉上于朝又有漕政舉要錄容春
堂前後別續四集左鐫諸書行於世其春秋名臣傳春
秋節解客問燬于火後有邑士姚咨字潛菴者續成春
秋名臣傳十三卷而總論十三篇仍用先生原文系于
各卷首士林稱之萬曆中同邑後學高攀龍始擴行實
作年譜二卷顧憲成爲之序

顧樞曰文莊作劉靜修序又書其傳後詞義嚴切意

蓋在許魯齋又崔山詩意亦然但渾然不覺耳簡
端錄中研究物之說最精至以日格子自號意蓋
在王文成也然無一語及良知之誤先輩立言溫而
理如此愚按日格子論唐宣宗時李景讓議遷穆
宗以下四主出太廟謂拜兄尚可拜姪不可而日君
臣之分爲重則兄弟叔姪之分爲輕故仲尼以躋僖
佳

爲逆祀論晉徐藻議康獻褚皇后之喪以從嫂爲母
后應服齊衰亦曰有君道則有父道有父道則有母
道生以事之死爲之服禮也則其不滿張桂之議禮
亦可知矣嘉靖初文莊堅臥不起殆有不言之隱乎
若夫無一語及良知之誤是先正其本以勝之者也
至今日在闕已倒所謂不止不行不塞不流君子不
得已起而闢之非爲奸辨矣庸菴此說以論二泉則
可以繩整菴則大不可

楊廉字方震江西豐城人自幼穎悟過人學以六經
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周程張朱爲正派而飭躬砥行
不落塵紛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丁未會試第三選翰
林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庚戌授南京戶科給事中
艱歸起補刑科戊午以便養請改南兵科會地震劾
奏用事大臣且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戡堪

充日講官宜令講大學衍義時家宰王恕被譏力言
其賢所宜優禮楊茂元盛應期以事獲譴奏乞敘復
又薦周瑛周孟中劉大夏謝鐸林俊等皆一時賢才
屢上時政便宜及邊鎮備禦凡數十事朝廷采用幾
盡嘗論宋儒周程張朱從祀之位宜右漢唐諸儒又
因闕里重新請更立木主以革俗教雖未及行後人
多祖其說焉庚申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淹抑閒居幾
三考惟潛心著述取濂雒遺言奧境多所闡發嘗入
賀千秋節陳言輔導元良其說尤備蓋是時武宗在
東宮性好逸樂欲預防之也正德丁卯遷太僕寺少

卿回務多暇環滁諸生多執經其門徧舉先儒異論
分割是非娓娓無倦容外艱服滿起南京通政司右
通政遷順天府尹以文學飾吏事諸所興除悉著爲
令遷南京禮部右侍郎疏論交修論廟禮論巡幸諸
皆剴切武宗幸舊都卽奏言臣僚冠服當如朝儀又
請謁太廟皆得俞旨世廟登極用廷薦晉尚書首進
大學衍義節略有旨褒答大禮議起具疏同南九卿
爭之報聞已而八疏乞休癸未春求去益力得允歸
杜門卻掃不齒及朝事居三年卒壽七十四贈太子
少保謚文恪學者稱月湖先生所著有劄記三卷奏

議四卷家規一卷文集六十卷所述有伊雜淵源錄
新增先天後天圖學考證太極圖纂要分類程氏遺
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皇極經世啓鑰象山語類洪
範纂要禮樂書皇明名臣言行錄等書二十餘種皆
行於世其皇明理學名臣錄錄薛瑄吳與弼陳真晟
陳獻章胡居仁陳選張元禎羅倫周瑛莊景黃仲昭
章懋張吉蔡清十四人論明儒者多宗之

談縉字朝章南直無錫人生而警敏長而愛敬髻角
卓卓如成人天順初父願學公泰僉蜀臬朝章十餘
歲偕弟紳隨任受學於成都郁鶴亭先生未幾奉父

喪歸服甫闋母繼卒喪塋皆如禮時感暗疾體幹孱
傴挺然強作扶攜諸老幼不以病諉先是僉憲命子
曰吾今勤勞王事難專教子女等暫宜從師力學吾
至六十致仕而歸爲怡情之所常居其中教汝明善
而誠身驗汝克順於吾然後可仕斯吾志也朝章痛
父言不遂爰卽家之東園爲順親堂明善誠身齋奉
親像於堂之後室不祭不薦常往則揖以順親之怡
情爲多春館延師會友而兄弟自相砥礪以順親之
教子督弟習舉業食廩學宮已則謝去章句專心聖
賢之學讀西銘有得謂道不外乎仁孝尤懼無以知

過惡而賊仁孝也乃爲察惡之編記言行以自檢省
未嘗輕以示人復條列所當勉戒者數事于壁其要
以誠敬爲入門嘗言學者知禮則成性心正則行方
每自誦曰晝有爲宵有得瞬有養息有存故終日儼
然莊坐如對大賓盛暑不去冠衣及遇事則從容應
之咸中條理處造次若燕閒化強暴爲恭順尤嚴於
祀先之禮扁祠堂曰著存葺遺物貯其中晨夕必謁
出入必告時食不薦不敢食也祭則三齋七戒潔案
備牲必躬必親偕婦奠獻凜如生存忌日必慟哭祭
畢猶坐祠堂思親不置終是日白衣菜食不與慶賀

不赴宴會夜亦異寢而復封表先隴以展親歲舉祫
祭以合族至於淫祀則毅然屏絕無能惑之者又倣
義田之制以贍宗親著強恕之方以卹貧佃念先賢
虞薇山先生在宋元間能立師道有造就人才之功
定建五賢祠使後人知正學源流所在

楊時傳喻樗
樗傳尤表表

傳李祥
將重

特著薇山行實一篇刻置鄉賢祠中以表章

舊德問其已行之實未就之志與夫朱子家禮古
今未盡符者作就正錄二十餘條以書請裁于廣信
葵一齋赴同邑楊澹成崇義會相與講學明道因事
規諫不憚直言有所與書啓二通載集中而臺使者

按部亦必謁其廬焉幼名祥麟既長不忍忘親之所

命祀事必用之初號敬義一日夢負石橋而行既寤

歎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其斯之謂與因

更號荷橋子中年好易至忘寢食躬行日篤德業日

進論者以爲幾于周精程正云弘治庚戌卒年四十

五所著有荷橋子集太極圖通書集略家禮襍辨睦

族規矩曰省編就正錄諸書藏于家

楊文曰自古聖賢作興斯道存

乎言行間而已及道學之名起爲士者一言及之非排笑詆疵則沮服不敢當是豈道之不可爲哉

人自棄之也吾觀談處士父父子子也兄兄弟弟也夫夫婦婦也易之居德善俗書之邇可遠在茲

而被褐懷玉深藏不售求諸今所謂有道德者未能或之先也奈之何世無路公題墓以明道之所

在井闕典歟雖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
後有作者必於是乎興感而默契矣

張綬字朝紳南直無錫人少擅才藝通今古力學好
問一循儒行與同邑談荷橋楊澹成虞西溪莫南沙
諸公結崇義會布席城東弓河之上相與講究切劘
甚密用弘治丙辰歲薦任浙江東陽訓導嚴立講會
闡王何金許之學以廸多士興起者衆正德庚午承
檄分考閩闈方度嶺忽有賊挾利刃劫求關節者坦
然以身當之不爲動賊驚馳去及竣事號稱得人久
之當遷國學見奄禍滋蔓不欲入都踰艾卽乞致仕
抵家會盛中丞頤子爲其父治論塋藉詔使威令削

平旁塚以廣墓道張氏祖隴正逼其左駸駸及矣遂躬率子弟親屬卽墓所起鑪冶熱鐵以待盛氏恐謝不敢犯是役也不獨保祖隴而全他墓甚多澤枯之德茂焉先生賦性慈祥不設城府不立崖岸平居若無短長者至猝遇事變輒果毅有爲往往能化強革暴人以是服其有學術而惜未究其用晚年就家設塾聚弟子講習如故餅粟不繼詠歌晏如學者稱卓齋先生著有卓齋集十卷藏于家玄孫星有孝行力敦古道游高忠憲公之門

陳鳳梧字文鳴江西泰和人生五歲就社學卽能勤

免同社生祀先聖卽取古聖賢列名號祀之及長知
學以聖賢爲師範不屑屑時藝成弘治丙辰進士入
翰林已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與同曹名士講學論
文每至夜分是時或稱西翰林云遷湖廣提學僉事
一以崇正學廸正道爲己任與鎮守武當太監講釣
禮以剛正聞轉山西副使仍督學政疏止撫按不得
與試事兩院嚴憚之及晉河南按察使巨奄谷大用
以迎立世廟道河南有副使王縉不肯行跪禮先被
怒辱河南兩司聞之大懼議接見禮文鳴曰兩司方
面無跪人禮在禮當畱茶話衆默然文鳴曰王公見

辱勢孤耳今吾三司俱在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
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茶話如禮歷官南京吏部侍郎
兼右都御史巡撫應天定寧國五縣愚民譁亂及
設法清蘇松積年逋稅俱著成勞再疏乞休歸進修
著述無間時日卒年六十七贈工部尚書所著有修
辭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古易靜齋奏議等書藏
於家

整菴羅氏曰公手不停披集解六經多至百卷
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爲苟同近世異言滿
耳離真失正終莫自悟後生小子或分一席寓一
榻于斯以日聞公之緒論而弗述其所向又非幸
歟

邵清字士廉南直江寧人生有至性母卒時纔三歲

置于別室號泣求往視聞者異之及長端潔好學攻
古文詞弘治壬子舉人就江西德化教諭乙卯典山
東鄉試擢鑒察御史正德初皇親張延齡恃恩奏人
負券若干緡有旨與追清不受詔前後奉勅督抽分
理鹽法兼管河道俱著勞績奄瑾始擅政索賄不入
矯旨遣官旂逮至榜數十罷歸仍罰米三百石交親
爲代償乃得足嘉靖初復原官遷雲南按察僉事尋
改廣西左江兵備所居皆膏脂不以一毫自潤會齋
表事竣兩疏乞休得允歸橐蕭然杜門謝客宗伯霍
韜以所毀淫祠目餽之不受臨終語其子曰爲己謹

衡甚難又曰兢兢業業過此生務要保全無過至填目心始落耳

劉玉字咸栗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授輝縣知縣力拯凋弊歲飢請賑不待報發粟已而郡官閱廩民恐爲令累爭先歸粟擢御史因天變陳六事曰端治本清化原親大臣勵庶官擇內侍攘外患武宗嘉之復疏劉瑾等八党扇奸宜寘之法而顧命大臣劉健謝遷當委任疏入瑾大怒罷歸罰輸粟四百餘石旋逮詔獄閱四月釋歸瑾誅起爲河南督學僉事轉福建提學副使敦本黜浮表揚靖難之節招降山海

之寇內遷大理寺少卿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防
開寧藩變傳檄致詞以舟師往援安慶濠尋就擒嘉
靖改元以平濠功擢右副都御史晉刑部侍郎大獄
事起下詔獄罷歸卒于家其學一主於誠嘗味齋戒
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身無浮詞詭行
居家孝友信讓時靡間言在官一志奉公守正廉潔
之操始終不渝所居僅蔽風雨博通羣籍長于天文
地理至軍謀師律儀章法制亦莫不詳究其本末惟
所用之隆慶初贈尚書諡端毅著有疏稿文集行於
世

楊文字宗周南直無錫人少嗜學躬耕自給爲諸生
最久凡業三經靡不精洽嘗倡崇義會聚友講學務
遠勢利而期于責善輔仁邑中賢士咸與焉會規極
嚴後生不悅同志者勸更張其法以調之宗周卒不
顧而人亦徐服弘治己酉魁鄉薦庚戌聯第需次家
居會江南大水下捐租令或以二千畝所捐利之謝
曰我無水田安得有此已而掌教金華上治道八事
入爲國子監丞應詔陳言深切時弊監有餘饍若干
主者分致拒不受未幾遷長史引疾歸仍卽家授徒
尤以師道自尊門人華景已官方伯偶過門不入亟

呼至切責之梟長跽請罪良久乃解時論兩賢之廉
正守道至死弗渝學者稱爲澹成先生